

谈江南綵衣堂建筑彩画的艺术独特性

时卫平

(南京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江苏南京 210024)

内容提要:翁同龢故居“綵衣堂”的建筑彩画是中国现存明清建筑装饰艺术中的精品。“綵衣堂”彩画普遍运用了宋锦纹饰和包袱锦形式,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又有艺术创新;其“瑞鹤祥云”的主题纹饰体现了独特的精神内涵;工艺上也综合运用了不同等级的作法。綵衣堂是建筑艺术和装饰艺术结合的成功范例,值得后人深入研究。

关键词:綵衣堂 建筑装饰 彩画 独特性

中图分类号:K879.1

文献标识码:A

坐落在江苏省常熟市城区的綵衣堂,是清代两朝帝师翁同龢故居建筑群中的主体大厅,建于明代弘治、正德年间。道光十三年(1833年),翁氏购得此宅后对其进行了一番修缮,并以“戏彩娱亲”之意将大厅改名为“綵衣堂”。该堂因其建筑彩画而闻名于世,是国务院公布的第四批全国文物保护单位。随着社会对古建筑名迹的日愈重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綵衣堂建筑彩画受到了国内外古建筑装饰、图案纹饰设计等学科的高度重视,已经成为图案教学的一个重要范例。本文从图案的本义出发,就图案装饰传统的继承、艺术意志与装饰主题、物质技术条件与艺术表现等三个方面,对其艺术的独特性作一简要的阐述。

一

綵衣堂彩画对图案装饰传统的继承,首先表现在对宋锦几何纹饰和袱子形式的普遍运用上。这是我们认识其艺术独特性的一个重要方面。

建筑彩画是古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保护木构和装饰建筑的实际功能为历史起点,有着悠久的传统。在古代的文献中有“庄公丹恒宫之楹而刻其桷”(《国语·鲁语》),“楹天子丹,诸侯黝,大夫巷”(《礼记》),这可以看作是对建筑彩画较早的记载。汉魏时代,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二京赋》、王延寿的《鲁灵光殿赋》等文学作品中也都有对建筑彩画的生动刻划和赞美。

袱子,亦称“包袱锦”,其彩画方式何时在建筑装饰中运用并不确切。据记载,汉代已有用绫绸织物直接裹扎的方式来装饰物表,即《汉书》中所称“富民墙屋被文堂”。将包袱锦图案用彩画方式绘于建筑构件,至少在唐宋时期还未出现,故在《营造法式》中只见纹饰而未见记录。宋高宗南渡后,为满足当时宫廷装饰和书画装裱的需要,宋锦开始流行,其图案形式与技法也开始迁移至其他领域,到元代之后类似包袱锦的彩画形式才有所出现。因此,可以认定包袱锦及其彩画方式被作绘于建筑构件、形成建筑装饰方式应在明清两代,它从明代中期开始至清代成为苏式彩画的主要装饰形式之一。清代早、中期花式繁多的包袱锦图案,有了非常详细的命名,为清代晚期苏式彩画形式的分类、概括、研究奠定了基础。因此包袱锦彩画方式是中国建筑彩画传统在明清时代发展流变中的一个新的亮点。

明代以来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了苏州地区织造业的繁荣,作为纺织产品的包袱锦装饰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与地方特色,并向建筑彩画迁移,演变成一种具有地域特色的建筑彩画形式。綵衣堂彩画对宋锦几何纹饰和袱子形式的运用,不仅继承了我国彩画艺术的传统,还有所创新,不是被动地照搬旧式纹案,而更多地加以创造性地运用。

收稿日期 2010-10-09

作者简介 时卫平(1956-),男,南京师范大学美术学院设计艺术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装饰艺术。

Nanjing Museum.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dnwh.njmuseum.com/>.

綵衣堂彩画中普遍运用了宋锦几何纹饰和袱子形式,有四出六出纹、锁纹、龟背纹、玛瑙纹、叠环纹、篾纹、金锭纹、鱼鳞纹等十余种纹饰组合。这些纹饰在梁檩枋等构件上的表现丰富多样:或为吉祥纹饰之地纹,以烘托吉祥主题;或为袱子形式与云秋木相互对照而各呈装饰面,整齐划一中又有丰富变化,独有一种细致鲜活的气息。綵衣堂彩画的创造性就在于其锦纹组合无论绘制繁密或细致,都绝非某些模式化的生搬硬套;它基于某种比例而又非以绝对的尺度来计算,工匠们娴熟地运用以点定位的原则,依据木构的整体尺度而进行变化,使每一单元结构都被创造性地加以利用。这种创造性首先在表现线形的性格变化上,其次表现在被组合在同一形式中的同样的变体花纹上。绘制自由度的增加,使纹样都具有了个性化的特征。这种个性化特征就像自然界中的一个十分著名的法则:一株茂盛大树上的千万片叶子,看起来全都十分相似,但是要仔细地比较却会发现它们之中没有两片是完全一致的。由宋锦几何纹饰和袱子形式构成的典雅、细致、整齐而富有变化活力的基调,既有意匠的整体框架,又显得极具个性。尽管在规范的装饰法则中,艺术个性很容易被人漠视,但它总是会在与规范性的对抗中或在与一般性的比照中呈现出来。因此,綵衣堂彩画对传统的继承与艺术独特性的关系,需要我们深入地进一步研究。

二

建筑彩画的礼仪性质和以何种方式来实现艺术的礼仪要求,实际上表现为艺术意志与装饰主题的融合问题。在綵衣堂彩画中则主要表现在綵衣堂以“瑞鹤祥云”为主题的纹饰造型上,它的形式概念强化了总体装饰的性格特征,满足了主人对艺术的要求。

綵衣堂“瑞鹤祥云”的主题纹饰造型作为綵衣堂主翁氏的独特创意,其礼仪要求是十分明了的。鹤是吉祥长寿的象征,在清代鹤被作为一品鸟而施用于相应品级官员的服饰中。“文一品朝冠顶镂花金座,中饰东珠一,上衔红宝石。补服前后绣鹤,惟御史绣獬豸”(《清史稿·舆服二·卷一百三·志七八》)。同时,白鹤又是最重要的祥瑞之一。云来自于气的具象化,它是一种象征宇宙和人体内部活动的哲学概念,古人认为祥瑞的出现常常有云气伴随,而每种形状和颜色的变化都有其特定的含义。因此“瑞鹤祥云”有祈福之意,堂主人以此寓意吉祥并向上天祈求福寿。

祥瑞主题的纹饰造型所承担的艺术任务如何来展开?这是一个在脊枋下呈三角形区域的装饰面,是綵衣堂室内最高最显著的区域。作为主题纹饰,它由波状弧线连缀成的朵朵祥云作旋状舒展,经精心编排而联结成一片,左右相对的两只白鹤翱翔天际。在这同一平面上,以多种不同的雕刻手法表现了云和鹤的不同层次关系,使透空处的深色衬托出由红、白、金色的祥云形成的灿烂背景,而这灿烂的背景所渲染的祥和气象,更突出了以金色瑞鹤为中心的显赫地位。这是一个以独特装饰方式完成的一个独特艺术任务。

纹饰造型的细部,最能体现“瑞鹤祥云”艺术特色的是瑞鹤的造型和色彩的运用:鹤的长喙、圆头和长颈的造型形成的“S”形弧线,连结生动;鹤摆拍的羽翼、扭动的肢体姿态,巧妙地表现出旋动轨迹;色彩上创造性运用了五彩和色金。这些都顺应了原初堂上彩画“丰满圆顺、精细多彩”的特点,并把这个特点作为翁氏购得此堂后重修过程中的彩画修复原则。因此彩画中其他装饰题材便自然地充当了次要角色,作为主题的陪衬,以众星捧月之势,以“丰满圆顺”的形式面貌,在“瑞鹤祥云”的四下灿烂展开。“狮子滚绣球”、“莲池鸳鸯”、“松鹤延年”、“喜鹊登梅”、“鹿鹤同登”等等原有的吉祥纹饰,作为母题形式在锦纹地子上表现,一方面突出了在地纹衬托下吉祥形象的丰富多样性,另一方面它又强调了形象造型性格的相似性和共通性,将不同的造型和色彩、不同的动作和姿态,都统一在丰满、圆顺、精细和多彩这一共同的形式概念中。

这些纹饰在意象、构成,以及具体形象的塑造和色彩的运用等多方面,反映出了明清两代图案艺术的成熟水平,同时也由于对主题的强调,实现了綵衣堂新主人的艺术意志,亦即满足了新主人对身份与礼仪的诉求。如何以装饰主题表达艺术意志,如何通过彩画彩绘方式来实现装饰主题,这是我们对綵衣堂彩画艺术独特性的又一个重要认识。

三

綵衣堂建筑彩画制作工艺的独特性表现出画工高超的技术水平与艺术表现能力。綵衣堂彩画图案表现出了独一无二与珍奇华贵的艺术特征,这是图案艺术与所谓纯艺术的重要区别,也是我们认识其艺术独特性的重要方面。

上文提到大量宋锦纹饰和袱子形式的普遍运用,我们大致可以判断綵衣堂建筑彩画的设计

和制作采用的是明代的形制,但这种判断是极粗略的,因为至今尚未发现明代关于苏式彩画的记载。我们只能用北宋《营造法式》中的模式化法则来比拟,或者用清雍正十二年(1734年)公布的《工程做法则例》来参照。而事实上这些特点,恰好说明了綵衣堂的建筑彩画具有着超越传统规范的创造性特征。綵衣堂彩画的制作工艺应该是继承了宋代《营造法式》图案彩画形制的传统,但它没有生搬硬套这些法则,而是在这纹饰法则的基础上进行了改造、变形与发展,创造出了自己独特的风格。

苏派彩画的作法流传至北方,京派彩画根据建筑的不同等级将江南地区彩画传统作法,分为上五彩、中五彩、下五彩三个不同等级。

所谓上五彩,是指将图案外轮廓线和图形各部分界线一律采用凸起的沥粉制作,并随单线条贴金,整个图案的各种颜色平涂后均采用三退晕技法。上五彩也称金琢墨作,这种作法多绘于皇家园林建筑,是明清建筑彩画的最高档次,在全国现存的苏式彩画中已很少见。所谓中五彩,是指苏式彩画的中等作法,即一个单项图案或多种纹饰组合图案的外轮廓线和图形各部分界线,一律用沥粉贴片金,不加其它色调及其它工艺制作技法。这种作法北方称片金作,多绘于园林胜景的建筑和官吏住宅建筑。所谓下五彩,是以用青、绿、红、白、黑五彩而不用沥粉和金饰,以不晕色为特点。整个图案外轮廓及图形各部分界线内,一律采用青、绿、红(丹与朱)三色平涂,黑色作线,并顺黑线勾一道白粉,以此来突出图案的清晰明快。这种作法在北方称“墨线”,是苏式彩画

中档次最低的一种作法,大多绘于一般商人或大户的宅第建筑。

綵衣堂的彩画并没有被动地屈从这些作法规范,而是将三种不同等级的工艺作法综合性地灵活使用,操作工艺、色彩、用金等项也与一般规范的彩画作法完全不同,而且在制作工艺上渗入浮雕、圆雕、透雕、灰刻纹饰等多种作法,增加了画面的立体效果。这是綵衣堂彩画在工艺作法上的一个显著创造,如在一个构件向背两面采用不同布局、不同题材、不同等级的彩画的作法,在檩梁构件上的“云秋木”的作法,穿插板枋构件突出两侧对称的藻头彩画作法,雕彩相结合的作法等等。这些工艺作法上的灵活性,形成了綵衣堂彩画作法及其艺术效果上的特点,是国内建筑彩画界罕见的创造,使綵衣堂的彩画成为具有独特性的江南明代彩画中的佳作。

江南綵衣堂建筑彩画在对宋锦纹饰与袱子形式的创造性运用,以主题纹饰强化总体装饰性格来实现人的艺术意志上,以及凭借独特的技术手段来表现珍奇华贵的艺术特色等三个方面,构成了自己独一无二的个性特征。这个创造过程能使我们更好地了解在一个传统社会中,图案艺术和建筑是如何发展并发挥其功能;亦即在礼制的背景下,视觉形式是如何被选择,如何来表达道德或价值体系,如何满足个人的意愿和需求。这个独特性的创造闪烁着彩画创作者的智慧光彩,表达了明清两代江南人对“错金镂彩”意蕴的不同理解,充满了江南人灵动的智慧和深厚的文化气息。因此,它留下的珍贵的个性化特征和成功经验,是值得后人倍加珍惜、妥善保护和认真学习研究的。

(责任编辑:王霞)

The Artistic Uniqueness of the Architectural Paintings in *Caiyitang*

SHI Wei-ping

(Art School of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24)

Abstract: The architectural paintings in *Caiyitang*, the former residence of Weng Tonghe, are fine works of decorative art of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extant in China. These paintings adopt patterns of Song brocade and forms of Baofu brocade, which is an innovation of traditional art. The theme pattern "auspicious cranes and clouds" (*ruihe xiangyun*) represents special spiritual sense. Different crafts were applied. *Caiyitang* is a successful example of combination of architectural and decorative arts, which is worth further studies.

Key words: *Caiyitang*; architectural decoration; color paintings; uniqueness